

上海世博会江南广场雕塑选登

WORLD EXPO SHANGHAI 2010 JIANG NAN SQUARE SCULPTURE SELECTED



《莲说》 曾成钢

莲品格高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莲，花之君子者也！”（宋周敦颐）

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极其丰富，《莲说》作品以超尺寸的表现和不锈钢材料来塑造莲蓬，又赋予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莲蓬以当下意义。枯萎的莲蓬反映出事物发展的自然归宿，然而镜面不锈钢材料的应用，又体现出新意、永恒和梦幻。人们在静观内省的同时，去领悟大自然的循环和人类本身的生存状态。





《迁移之都》 李秀勤

一、1825年9月27日英国放牛娃出身的工程师斯蒂芬森驾驶着自己发明的火车行驶在斯托克顿的大地上，大地颤抖着，鸣笛吐气划破寂静的长空——世界上第一辆火车诞生了。

火车带领着现代工业文明向全世界延伸，仅1832年美国就修建了17条铁路。火车发明51年之后1876年7月怡和洋行英商设经济政府的同意擅自修筑了淞沪铁路（从吴淞到上海）：第一条客货运行业务铁路，火车这来自英国现代化交通运输的车轮终于驶进了中国大地——上海。慈禧太后认为火车轰鸣伤害风水、对祖宗不敬，仅仅运行了16个月铁路就被清政府用28万两白银赎回拆除了，全部设备锈蚀为一堆废铁。

欧洲工业革命以大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需求呼唤着火车这现代化的运输工具的来临。当火车来到中国遭遇到经济生产，资源运输的需求与传统文化的较量。清政府把修铁路，应用蒸汽机视为“奇技淫巧”，认为修铁路“烟伤禾稼”，“震动寝陵”。顽固地拒绝修建铁路。其实这里突出的矛盾是，西方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人类对物质世界的征服是开拓性的，中国地少人多重视发展农业技术，而农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是遵守大自然的规律劳作，挖掘人力资源是内省性的。吴淞铁路被拆事件本质上是现代与保守、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国家政府权力的较劲，在这过程中封建清政府不惜昂贵的银两换取了短暂的胜利。

二、历史的延续过程是由无数次断裂发展到今天，有断裂才有变革，在变革中运动、迁移，在迁移中创造，有创造才有发展。因此，创造是发展的动力。上个世纪，中国是一个断裂、变革、发展的时期。上世纪中期中国经历过权利造神的时代，文化、宗教、学术、政治、军事和法律，一切一切都受制于统帅之手，人生的意义无外乎做一个统帅的“好孩子”，时刻准备着献忠心甚至生命。

今天，为统帅而生为统帅而死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断裂、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人人都想成为物质上的“富人”，这已经成为大家共同的梦想。如今当人们笑谈“统帅挥手我前进”的时代备感“愚忠”的可笑，但是又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们正滑向获取财富的深渊，即将被埋葬在其中成为一个自掘坟墓的痴人。消费主义催促着人们拼命地获取更多的财富，人们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变成消费对象，情感物质化、文化工业化、教育产业化、娱乐利润化，这一切宛如一张看不见的权力之网，使自己失去了自由，被束缚在消费主义的权力之中，同时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了社会公共规范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肉体，在拼命

建构着自己的欲望家园。又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们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自我欲望的奴隶！失去了自由！就卢梭二百年多前从否定文明的角度发出抗议“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福柯也提醒人们注意“人是能够自我引导的，但无往不在规范之中”。

消费主义这个看不见的思想统帅，不但进入我们的意识并且进入肉体。财富的增加反而感觉自己越来越贫穷，越贫穷越要为财富而奋斗，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陶醉在物质财富酒囊之中不能自拔，成为获取财富的机器，丧失了自我生命主体的存在。

我们正生活在为物质财富不惜献出宝贵生命的时代。在遵守着消费主义的指令！我们已经成为消费主义的奴隶！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成为一个自由人？在当下的生活中如何实现自我主体的建构？如何从消费主义、权威的网罗之中挣脱出来？消费主义是一个巨大的权威，如何拒绝权威的指令，在社会中，在人人与自己的关系中找到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利用自己拥有的权利创造自己的人生？

三、16世纪下半叶英国和德国采石工人为了省力搬运石材，利用木材作成路轨，货物用人力或牲畜拉动。1767年英国的金属跌价，有家钢铁工厂的老板利用厂内卖不出去的钢材浇铸成长长的铁条铺在工厂的道路上，人们发现车辆走在铺着铁条的道路上既省力又平稳，这样“铁轨”先于火车诞生了。

在此，我是“铁轨”，我以自身为主体。我在思考：

火车头的问世晚于“铁轨”近80年，可是火车头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成了“铁轨”的主人，车头想到哪里“铁轨”就乖乖地铺到哪里，车头任何时候想利用“铁轨”到达目的地，“铁轨”必须毫无怨言奉献出自己的身体，“铁轨”成为火车行走的工具，火车的大脑、思想，“铁轨”成为任主人摆布、践踏的奴隶。

但是历史上火车与铁轨并不是必然结合为一体，火车并不是“铁轨”天生的君主，“铁轨”也不是火车生来的奴隶。因此“铁轨”必须思考如何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如何成为自身的君主，如何能够自由地存在！而不是所谓君主的奴隶！从自由到奴隶是权利的丧失，从奴隶到君主是自我权利的回归，这是一次巨大的变革，是自我觉醒、自我创造，是命运的大迁移。

当年慈禧太后拆毁上海吴淞铁路没有挡住现代工业文明的车轮进入中国大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难道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趋势必然是机器把人塑造成消费主义的奴隶？一切成为商品，一切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人生的目的？



《心灵的方向》林岗

昔日重工业的船厂成为今日文化的窗口，许多的回忆闪烁在人们的脑海里，为了让观众能体会到原有船厂的气息，我将船厂最具代表的螺旋桨及舵与琴相组合，简约的雕塑语言好似一首古老的海上琴曲在我们的心里悄然奏起。



《毛泽东号蒸汽机》 钆子艺、钆子伟

“毛泽东号”老火车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形象，它所承载的是新中国老一辈建设者挥之不去的怀旧情节。也承载着同代人人生聚散、世事兴衰的情感记忆。

可以说没有哪一种交通工具像老火车这样夹带着人们怀旧和忧伤的气息，对于国人老火车是往事和人生聚散之地，与火车有关的一些场景、阅历、故事会被一个人暗暗地留藏一世。而今在电子与信息时代，老火车却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之外，老火车正在被人遗忘。关于它的迅疾身姿，关于它的轰鸣震响，以至它在今天的黯然退场。在完成了支前车、坦克、解放汽车、拖拉机之后，历时将近一年的辛勤劳作，向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奉献出最新作品——“东方红”系列之《老火车》作品。当年我们就是乘坐这样的火车离开家乡踏上建设者的路途。而今天这

个“工业恐龙”正被时代无情抛弃，重型器械不再担负创建的使命。

前几年创作了“红色机器”系列之《东方红拖拉机》，“东方红”是红色中国的代名词，是时代的产物。而“东方红拖拉机”自它诞生之日起便宣告了中国农业开始走向机械化作业的道路，它寄托着一代中国人的希望、智慧与梦想。

题材上以计划时代的庞然大物老火车为对象；在观念上以现今人们的眼光回顾——率性而婉约地表现“逝者如斯”的情怀感伤，也昭示着流连过去的人们，以一种世纪回眸式的怀旧情思来重新审视与筹划现实与明天。在这样一个一切都过分匆忙的时代，我们的确需要抚慰的情怀。那么，就让我们面向《毛泽东号老火车》这件沉默不语的雕塑大物吧！目睹它承载着我们对往事的记忆而闪亮登场吧！





《老上海印象NO.4》 殷小烽

以钢板镂空的形式制作工业框架的剪影，用压缩的空间语言表现那段虽是历史洪流中短暂的一瞬，却留下无法忘却记忆的年代。

《景观 平衡》王 中

在《景观 平衡》作品中，我希望用简洁和富有视觉冲击力的雕塑语言来表现城市的深层矛盾。

比较起工业时代，信息和数字化的时代是从精神层面更深度地异化着人的自我，作品运用隐喻象征的艺术手段对这种“异化”进行哲学阐释，而这种阐释理应与它诞生的“产地”——城市之间构成一种完整的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关系。因此，我觉得当今艺术家的使命已不仅仅是自得其乐地完成一件完美的作品，愉悦部分人群的视觉；艺术应该进入更开放的空间，去关注置身于世界与时代和人本身存在的位置和处境，及由这种处境派生出的种种理由。我期望我的创作方向能够进入更大众化的领域，并希望我的作品更接近公共艺术的创作。

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设问：“究竟什么是更美好的生活？”

本作品希望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观，用阴阳平衡这样一个朴素的基础哲学理念为我们对未来城市的华丽想象画一个单纯的问号，使城市回归到我们的初衷。

作品用不同的金属材质组成隐喻着“阴阳”的机械人形。使用火山熔灰岩作为填充，与钢板形成对比，希望能带给观众视觉张力的同时，触动观者精神深处对城市的回忆和自然的想象。

在世博会召开的184天里，江南广场既是一个保留了工业记忆的历史场所，又是一个展示交流和城市再生的空间，这个作品恰如其分地放置在这个场域，希望它能够带给观者对作品场地的感悟和对世博会的整体联想，并传达我的艺术化的公共理想。

在一定程度上，公共艺术问题既是一个当代的艺术问题，更是一个城市问题。公共艺术最终的目标并不是物质形态，而是通过物化的精神场引导人们从文化的高度去审视自己的城市，使城市成为我们社会生长着的博物馆，让人文精神包围我们的生活。

世博会这一场大型的公共艺术也将带给人们对未来城市的思考。



《观海》刘永刚

该作品以篆体的“观海”为创作主要元素，以“行走的人”为侧面，创造出纵观上海市在中国工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横观江南造船厂历史风云变迁，以海纳百川之胸怀迎接世人前来瞻仰的意境。

在当前消费文化的狂热时期，对很多年轻的市民来说，工业世界简直遥远得如同隔代。用冷峻而强劲的钢铁原材料来追思曾经给人类带来灾难和富足的工业精神，以磨轮打转的方法在钢铁表面划痕，呈现出光环的线条，不仅以材质营造出美的视觉效果，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的记忆增添了工业的轰鸣声和壮美感。

“文字站立”本身具有强烈的中华文化视觉美感，加之钢铁铸造，砂轮抛打，阳光照射，虚实交替，粗细变化，感性和理性的制作，使之和往昔的江南造船厂那厚重与自然、厚重与人文构成了完美的和谐。



《巡航》 戴耘

1. 从近年创作看,《砖》系列雕塑作品有感于深圳城市化转型的强烈特征和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而生。砖隐藏着农业文明的气息,却被用来做消费文化的代表如家电、汽车,综合了现代城市文化的特点,混搭了转型期生活状态和方式的矛盾与碰撞,从雕塑艺术角度引发城市公众对当下精神空间的反思。

2. 从技术层面讲大工业批量化生产的物品规范、统一,有着很强的相同性,当然也缺乏个性,目前我做的砖作品从呈现方式看虽然只是对资本社会中工业产品的直接呈现,但其手工性、唯一性(无法翻模具制作完成)、独立性使每件作品都有情感、精神注入其中,正是对工业化物质产品的反其道而为之,也是对它们背后精神所指的反叛。

3. 作品是对反论论(反映论本身不庸俗)下庸俗社会学作品的反意,不应仅仅是早几年的泼皮、玩世现实以及符号化的政治波谱,转向对内心世界的关照,尝试一种社会学与美学前卫结合的方式,以此为导链做几件作品。

具体到这件作品,我考虑它的展出地是在原上海江南造船厂旧址,策展人的主题为“工业记忆”,那么作品主题应是海洋生态、海运造船有关。2008年我做了一件名为《新物种》的大鱼,能否延续自己近年的语言方式,又与本次主题相吻合,我选择了异质同构。

作品将水中巨鲸和人类工业时代建造的水底巨无霸潜艇的推进器做强制型结合,用冲突性的视觉语言把两种矛盾的生存形态展现出来,那么对两者来讲将会出现怎样的巡航呢?



《自行车-重工业时代2》 李东江

我的作品主要以金属焊接为主,人类工业“文明”的痕迹在我创作的作品中游荡着。钢铁冶炼出来,被锻造、切削成型后,为人类所享用。巨大的工业“文明”吞噬着我们的生存环境,满足人们的贪欲和享乐,而后被抛弃。我把那些冰冷的垃圾收集起来,按照我的想法做出一件作品。我们的周围有很多骑着自行车忙碌的人,他们不是很惹人注目,甚至他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可能就是这些人每天在冶炼着、锻造着、切削着那些钢铁然后用过再扔掉。钢铁是工业的基础,而这些人可能就是工业“文明”的基础。我用人们创造的“文明”的废弃物来表现他们,想让他们永恒、凝固,这应该是个恰当的方法。但阳光和风雨会让这些钢铁层层剥落,在时间的作用下,最终成为一摊锈迹,这可能就是历史……



《守望的人》 夏和兴

在寻找的路上

艺术贵在创造，而我只是发现，在发现中有所创造。探寻着民族、民间的宝藏。凭着一种眼力、修养和操守，把先祖的遗物和民间的生活日常，拂去灰尘，擦出光亮，重新供奉。用后现代复制的方式，将其改变材质，放大尺寸，置换环境，寄予思想。以单纯、清新、坚定的姿态呈现在公众面前。期待着激活人们的眼神，唤起人们的情绪，引起人们的重新思考。

每个人思想的生长，都有其精神土壤。我不懂外文，面对舶来品，只能翻翻图片，看看资料，了解些皮毛。我也打不开国粹的大门，文化断裂，丢了钥匙。对于儒、释、道，也易懂一些皮毛。我能做什么？面对问题，我回到生命的起点——农民的儿子，返回乡村，捧起芳香的泥土，做些自己熟悉的、自觉的、能捉摸、易掌控的事。我庆幸自己是有根的人，根须扎在农耕文化的土壤中。历经几千年的“耕读之家”的传承，农民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民间蕴藏着极大的智慧结晶和精神文化宝藏。我把视线转向民间，这符合我的真情实感、文化心理和艺术气质。以草根意识，民间情怀进入自身传统的观念意义，在民间谱系的文化经络中寻找创作的元素，实践着将民间的文化资源向后现代转化更生，成为民间新视觉的可能性。

近十年来，我不断地做着这方面的尝试和实验，小心翼翼地把一种古老的乡村经验和民间记忆带入都市，弥散在熙熙攘攘的时尚人流中。借鉴挪用民间器具，运用到现实社会学意义上的关注和化学意义上的批判，将内心的真实体验和现实世界对话，参与对当下社会和生活的介入和干预。并努力寻找公共艺术的平台，将自己的艺术实践推向公共空间，与百姓为伍，放弃艺术家骨子里的傲慢和轻蔑，消解精英主义，把心贴向大众。珍视公众、公共空间和公众舆论，探索公共艺术的新途径，尝试着传统的民间文化资源，在公共艺术格局中有所拓展。

《守望的人》是我作品风格的延伸，在上海民族工业的发源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遗址上，推开陈年往事的旧窗，修复和营造记忆的空间。并费尽周折在尘埃中拨拉出一具废弃的钢炉，炉旁一架残缺的云梯，炉顶一个孤立无援、无助无奈的人，超现实虚幻荒诞的场景。曾经的工业时代炉火正旺，曾经的“咱们工人有力量”铿锵有力的声音，曾经的钢铁般坚强的意志，曾经的沸腾的热浪和烧灼的火焰。可如今时过境迁云烟飘散，一切都过去了。然而记忆仍像幽灵般地游荡，我们仍然在守望？

《箱子》 陈妍音

作品主要体现江南制造业在上海人民心中的印象，工业的、机器的、有持续的文化状态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工业时代·心》 邓乐

我们生活在人类创造、梦想、坚定而自信的工业文明时代，这个时代的一部分已成为过去时，逐渐变成锈斑与记忆。现在，我们正分分秒秒在工业铸造的时空心里体验，工业还将载着人类去那遥远的未知世界。工业成就了一段辉煌的人类文明史，更息息相关地融进我们的生活，物化进生命的内心。《工业时代·心》取材于发动机，发动机不单单给社会提供了动力，它做功的原理来自人的创造智慧，它的空间像无数的生命体一样在时间的给定中搏动、生长与消亡，它的高低大小起伏变化内含着雕塑造型的全部要素。所以石质的空透发动机承载着我的生活，我的体验，我的视觉，我的观点，我的思想，我所经历的时代。

当我穿过轰轰隆隆的厂房，当我开着奔驰的汽车，当我乘坐轰鸣的飞机翱翔在蓝天，我常常追问是什么力量，让人类告别肩挑背扛，驱骡子骑马的时代，我终于明白这个伟大的时代源自一颗人造的心——发动机。我感叹人类的创造力，当我的视觉在汽车修理厂与正在修理的发动机相遇，我深深地被迷住了。在油渍浸润下发出工业时代特有的金属光泽的发动机残肢透着特有的气质。起伏高低，大小变化的形体，以独有的节奏韵律，挑战造型艺术的结构能力。而拆卸散开形体的内外空间，更是我追寻的空间场域关系。于是我着迷于创造的人与人的创造。但当我追问如此着迷的原因，则是几十年从体积向空间再向“空”的求知路径。



《中国标准》 李春华

国家的强盛伴随着的便是文化的自信。

千年回望，自汉唐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从来也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扬眉吐气。

信息化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标准化的时代，进入新的千年也进入了一个中国标准的新千年！新中国经过了六十年的建设，尤其是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在国富民强、经济高速发展，恢复了曾经的文化自信。

这个始终坚持“和谐”理念，誓“不折腾”，走着自己独特路径的东方巨龙的治国安邦理念、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文化价值观、科学技术尺度以及这里形成的艺术思潮等，都将作为世界上越来越广泛和普遍的“中国标准”。

中国古典建筑“木构”为多，结构精巧，抗震性能优越，历经千年不倒的应县木塔，气势恢宏的北京故宫和延绵万里的“万里长城”无不体现着中国古人的超常智慧。《中国标准》雕塑作品巧用了代表我国古典建筑力学传递智慧和建筑审美结晶的构件“斗拱”作为元素，与来自西方工业文明，当今世界普遍使用的精准量度仪器“游标卡尺”作有机融合，艺术加工而成。

上海世博会的主会场场址原来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前身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它不仅是中国百年工业的缩影，同时也是整部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见证者，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从诞生之时起，它就是一个特殊的企业。既承载了一个民族濒临绝境的富国强兵之梦，也开始扭转国人由内控天下到外向海洋的世界观。《中国标准》雕塑作品树立在曾经是江南造船厂的上海世博会江南广场，可以很好地体现出今天日益强盛起来的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雕塑的斑驳锈迹颜色还可以唤起人们对往昔民族工业的沧桑纪念。